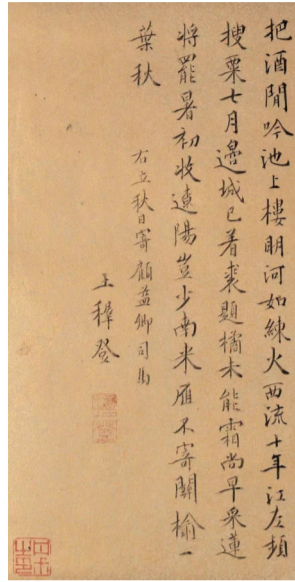


# 王穉登与顾养谦

□赵鹏



左图：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、张凤翼、周天球合书扇。



右图：王穉登手书《立秋日寄顾益卿司马》诗。



## 史海回眸

### 明清时期如皋的病疫

□何台

关于明清时期如皋的病疫，地方史料中主要有以下记载：

明弘治十四至十六年（1501～1503），如皋县境连续三年发生大疫。

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疫病流行，病死饿死者甚多。

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秋，如皋县境发生大水灾，庄稼遭受损害，房屋损毁无数，又叠加疫病流行，病死饿死者甚众。

明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，大疫。

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疫病。十三年（1640），疫病流行。十四年（1641），疫病流行。十七年（1644），大疫。

清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大疫。十五年（1750）夏，大疫。二十一年（1756）秋，大疫，家家户户难以幸免。二十四年（1759）夏，大疫，凡户无免者。五十年（1785）夏，疫病流行，伤身殒命者无数。

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夏、秋，连续发生瘟疫，每日有数十人死亡。据如皋名医胡杰（字云溪）著《痧疫论》所述，道光元年至三年（1821～1823）如皋连续流行“痧疫”（霍乱、食物中毒、急性肠胃炎等），“伤人甚众”。胡杰著《痧疫论》，其论“痧”以“绞肠痧”为主；论“疫”则引用李东垣、张景岳、吴又可等诸家学说，指出“疫症繁多，‘痧’乃‘疫’中之”。由此可知，此书实为有关痧症的专著。其治痧症，主张内外并治，提出不分缓急，皆宜急治，以辛通窍，以香逐秽，破瘀消积，探吐取嚏，推拿刮敌，灸关元等医疗原则和医疗见解。所列外治诸法，都具有临床参考采用价值。如皋现藏之木刻本是其原版。

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秋，大疫。二十八年（1902）秋，疫病流行，染者多数死亡。

旧朝代，大疫流行，朝廷无能为力束手无策，有的任由迷信职业者诱使病人服食莫名其妙的香灰、死水（所谓“仙水”）、野草（所谓“仙草”）等，让病人遭受的危害程度更大，伤身殒命，不计其数。人民群众，苦不堪言。

### “通如临时防疫委员会”设置始末

□程太和

1936年9月初，如皋县东乡第四区双甸、第五区岔河、第六区马塘、第八区掘港（现均属如东县）突发“寒热病”，可谓“十室九病，少有幸免”。因传染速度快，死亡率高，民间说是“惹瘟”，中医说是“湿温时疫”，西医说是“恶性疟疾”。9月27日，确认为“恶性疟疾”流行。如皋县同仁医院、长老会医院以及处于筹建中的县立医院派出医疗团队赴疫区救治。如皋县中医公会选派内科中医黄星楼、陈爱棠、邹云甫、卢震春、刘应龙、朱明轩、范凤梧、陈其华、宋永祥等12人，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诊。

10月5日，江苏省第四行政区（即南通行政区）督察专员公署召开紧急防疫会议，会议由新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覃亲自主持，如皋县长张渊扬、南通县长洪声分别汇报疫区情况，会议决定设立“江苏省第四区通如临时防疫委员会”，防疫委员会主任由葛覃亲自担任。同时决定，疫区实行最严密的封锁措施，在疫区张贴布告，严禁人员流动，疫区学校一律停课。10月6日，南通城区的南通、乐仁、基督等医院各派6名内科医师，省立民众教育馆、南通学院商定，该院医科高年级22名学生停课，会同乐仁、基督两医院增派的4名医师前往疫区参与救治。10月中旬，省政府根据南通专员公署请求，下拨“双桃牌奎宁片”7.5万粒，由医务人员陆续分发病员。至10月底，通如两县基本控制疫情。据南通行政区《政情月刊》刊载，此次疫情“患者近十万，死者逾八千”。至11月底，随着疫情的完全控制，“江苏省第四区通如临时防疫委员会”相应撤销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## 历史人物

明末王扬德编《狼五山志》里，收有王穉登（百毅）的《狼山即事》诗一首，其诗为：

层崖何嶙峋，振衣一萧散。帝座气可通，凉风生玉琯。长啸振四林，云霄连复断。袖拂斗牛间，城郭小若碗。与客共徜徉，临流且引满。

志于王穉登名字下注谓“江阴人”，其实王氏为长洲人，祖先自江阴迁来，所以乾隆时刘名芳《五山全志》录此诗，则改正其籍为长洲。

王穉登是明代中后期比较重要的文学家，其著述存世有多种，然而却未找到这首《狼山即事》，而与狼山相关者，则另有一首《与朱将军登狼山歌》长诗。以王穉登的行迹看，其来通州，似乎也只是一回，因此两首狼山诗应是同期所作。

花了几天工夫，弄明白诗题里的那

位朱将军乃浙江嘉兴人朱先（后之），彼任苏州卫指挥时与王穉登相识为友，万历十七年至十九年出任狼山副总兵，而王氏与之游狼山作诗，时间正好为万历十八年秋。

王穉登与吾通顾养谦（益卿）为多年至交，万历十八年三月，顾母单太淑人去世，王闻讯即拟渡江来吊，只是因病拖延到秋初才得成行，彼致朱先信中就云：“南还复不善饭，且欲掩关一月。俟暑徂，当取道维扬，顾顾太夫人之丧，然后从钤下醉狼五，赋广陵秋涛归耳。”而其致顾养谦函亦有招呼：“门下仗旄钺入玉关，乞得南省少司徒，欲博北堂一日之养耳，乃竟不获视含殓，白杨呜呜，可胜哀恸。二三故人，渡大江而吊哭者，素车之声，辘辘于户。乃不肖缺然生色，又不敢道厮养以润德帷，将以暮春之望囊裘西渡，侵寻及夏仲矣，犹然未发。门下岂以王生有胸无心者耶？”

王穉登致顾养谦信中有云：“参将朱先，有沉深之略，挽强超距，特其徐

事。顷者开府浔梧，稍有机牙，乃张司马疏请，夺之而南。比其至也，复以尸祝代之，司马公颠倒英雄，故不可测耶？然恐此将军，不宜令生腓肉之悲耳。”又有信云：“朱将军鞬足下游扬，死灰复燃，然此将军起，不奈公侯干城耳。”朱先曾受胡宗宪牵连定罪下狱，经八年案始白，看来这事还曾得到过顾养谦的帮助。

偶在网上看到两件与顾养谦相关的王氏墨迹。先说其一，乃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、张凤翼、周天球合书扇，其中王氏所书的是一首《元日送顾益卿之蓟州》诗：“元日聊为出塞歌，送君欢剧舞婆娑。投胶不厌椒觞薄，供帐应知彩胜多。烟霁画旗翻碧柳，冰消白马饮黄河。玉关重入须臾事，见说南人想伏波。”

诗题的“元日”，指万历十二年的春节。上一月十月，顾养谦受调为山西按察司副使，整饬蓟州兵备。本年冬，其友王叔承有《顾益卿兵宪自武林移镇蓟门寒夜过余病中言别即席赠此》诗云：“渔

阳使者越江船，夜半怀人载酒钱。病里一杯真梦寐，眼前万里即风烟。兵临虏塞无余地，官傍皇都有近天。回首玉关休待老，功成还念旧林泉。”两首送别诗同咏一事，而写作时间也隔不多久。

另外还见王穉登手书的《立秋日寄顾益卿司马》诗一首，其诗为：“把酒闲吟池上楼，明河如练火西流。十年江左频搜粟，七月边城已着裘。题橘未能霜尚早，采莲将罢暑初收。辽阳岂少南来雁，不寄关榆一叶秋。”

按顾养谦于万历十三年六月升任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巡抚辽东兼理军务，开府辽东多年。王诗疑即赴任之年所作，此年秋王氏有信致顾云：“玉关迢递，游鱼飞雁皆不达，以一部集、一柄扇托泰甫宛转相寄，第识此君不作胶漆耳，或沉或浮，不敢臆度。”而差不多同时，他还有信致刚刚考中北榜举人的顾氏之子顾懋贤，谓“辽海茫茫，鳞稀羽旷，欲致中丞公寸札，安得青鸾之使乎？”这与诗谓“辽阳岂少南来雁，不寄关榆一叶秋”，意思都很相近。

## 韩国钧倡办海安保婴会

□王益来

### 地名掌故

海安育婴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初名接婴堂。送来婴儿无力收养，只得转送如皋育婴堂，岁归银结账。以后如皋堂辞收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本镇士绅李保元接管，扩建堂所，开始收养婴儿，更名育婴堂。并延请女管理专员司婴孩、乳妇各项事务。

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韩国钧婉辞奉天巡按使、黑龙江巡按使等职后，与张謇等人致力于创办垦务，并关注苏北水利事业。这期间，他还抽出一定精力关爱家乡乡野，了解海安育婴堂的情况。海安育婴堂每年经费入不敷出：民国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（1912、1913、1914）皆呈现财力细现象。此三年收入与支出相比，分别亏欠101.85元、433.42元、878.23元，连年亏欠，且呈上升趋势。韩国钧亲临育婴堂，一笔笔查阅收支账目，察看婴儿抚养状况，他忧心忡忡。

韩国钧边调查边思考，育婴堂的“婴儿由少而加多，规制由疏而益密”，但“来款甚薄，日日益增，虽由当事者积极进行，悉心筹划，终觉

岌岌可危”。韩国钧一语中的，育婴堂的生存与经费息息相关。他呼吁：“天地父母，生人之心”，“今欲从事扩充，必赖诸慈善家宏发胞亲之怀，集腋成裘，以全此呱呱无限之性命也！”

本邑乡绅李保元，字勤初，通儒精医，素怀善心，一向救济难民、穷人。民国元年，他接手育婴堂，在原有房屋二十余间的基础上，又扩建房屋三十二间，“并市房、荒熟田亩，永为堂产”。但随着婴儿由少而多、日用益增的情况，育婴堂难以维系。

韩国钧以一个从政多年官员的思路，来思考育婴堂的现实和将来。他觉得，育婴堂仅靠当事者一己之力很难解决问题，得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统筹统筹解决，方能奏效。韩国钧与李保元取得一致意见，决定筹办海安保婴会，并亲自执笔撰写倡议书。

倡议书开宗明义：“邑人韩国钧、李保元倡办其原委及办法”。原委：“民国元年以款支绌停止收婴，元（李保元）遵奉接管，改组育婴堂，维时中存婴五十八丁口，乃日积月累，现除抱婴者不计，外竟有六百数十名之多。”现在育婴堂收入大减，陆陈行生意只有三分之一，三里河闸又因建石闸，未收到钱款，育婴堂财力不济难以支撑。据此，设立保婴会云云。

韩国钧倡办保婴会，用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：由会内诸人分任筹垫年终欠款，若有盈余亦照摊还。一句话，就是依靠保婴会全体成员齐心协力，共同承担育婴堂的责任。他倡议“诸君可以永远造福该堂，亦赖会以永远维持”。

据《民国泰县志稿·卷九》记载，韩国钧、李保元倡办保婴会后，育婴堂作为永久性的房产、田产有了较大增加，不少人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举义举。这里仅列数例：

李保元本人在原有施捐贡家集秧田四十一亩、完租粮十五石的基础上，又增施田产三十亩、钱每年四千二百五十文；程世贤施三里河秧田八十九亩，每年又一百六十三石；李国祜施西街李家巷口市房七间，每年完租粮三十元；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也捐银一百五十元。特别要说及的连寡居老人也尽其所能，有如：徐李氏施镇西典对门市房十间；马陆氏施李家集秧田三十八亩，年额完租粮七十九石一斗六升；徐王氏施青屏巷秧田五十二亩，又每年捐四十元。从捐施的财产来看，以田产居多，有海安镇周边的，也有数十里开外的，以完租粮、粮上交堂人。

海安保婴会成立后，育婴堂的收支状况有了很大改观。民国元年，育婴堂只有婴儿93名，支出541.606元，平均

每位婴儿只支用5元多。到民国六年，堂有婴儿就增至603名（其中女婴544名，占90.2%），支用8468.76元，日均支用达到14.044元。民国九年（1920）、十二年（1923）、十五年（1926），堂有婴儿都在500名以上，平均支用也都超过20元。同时，育婴堂还改善了乳母伙食，增加了乳母的工资。此外，保婴会对婴孩的抚养也有严格的制度保障，对婴孩的医疗、教育等方面都有条规。这些都表明，育婴堂的财力大大增加，收支趋于稳定，婴儿的抚养待遇得到提升。一串串数字、改观的现状是最好的佐证，海安保婴会是海安育婴堂的靠山，是“保险公司”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，海安沦陷时，育婴堂基本停止接收新的婴儿。1949年1月20日海安解放，育婴堂停办，尚存婴孩35名，同时还收养社会弃婴82名，由人民政府另设机构，统一接收抚养成人。

海安育婴堂在办理的数十年间，有保婴会的运作，得到地方士绅富户的支持，养活了不少苦难婴儿。解放初期，堂内房舍稍加改造，一度成为县政府下乡干部文化补习班，继而又作了政府文教宿舍。

此地，原先称青云巷（青云庵），解放后定名为“育婴巷”，让那段历史留在了人们记忆深处。

## 沙元炳佚文中的医学师承关系

□彭伟

### 江海风物

沙元炳先生工医，他为刺绣家沈寿出诊，《张謇日记》屡有记述。不过，近来如皋坊间也有传闻，沙元炳从不通医。他的确写有少量的中医文章，但是他向谁学习中医技艺呢？沙氏遗著《志颐堂诗文集》可谓皇皇巨著，只是其中诗文均未提及沙元炳的中医老师。说来也巧，笔者于友人处读到如皋《康氏宗谱》，其中录有一篇沙元炳佚文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《康氏宗谱》初修于洪武八年，重修于正德五年、天启三年、康熙二十七年、乾隆二十七年、嘉庆六年、咸丰元年、光緒三十二年。谱中提及“谱不可伪”。谱中沙元炳《南沙康氏三修宗祠序》颇有史料价值，兹录如下：

吾读韩文公言：“莫为之前，虽

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”，而恍然于康氏宗祠一事。康氏鼻祖世远生子九五、九六于宋中叶，迹姑苏，徙泰郡之南沙，子孙蕃衍。

明万历戊寅，乡耆新泉公创立祠堂。庐舍粗成，只为先灵安佑之所。暨道光乙未，十七世世宾公，偕其族价人玉衡等，匠心独运，兴土木，施丹青，而齐洒廊，诸门楣乃大备。迄咸丰中，发逆犯江南，逃亡民庶遍流扬泰间，而寄居康氏祠者甚多。风雨、革鸟、鼠穴，非复昔日之可观者，春秋祭祀族众屑眉给焉。

迄今上元年，康翁韶舞以精明强干之材，为敦睦敬尊之事，集族议修首以文哉、朝标叔主其计，继以绍梁、绍川、绍志、绍芝、绍绍、绍和弟赞其谋。次以同族继经、绍维及十瀛等司其职，同心协力，踊跃从公，补其所损，益其所无，多备奇花异木，香气迎人。当时游观之士至南沙者，莫不登

堂一观焉。知其族大有人也，而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在矣。如第曰：“为之先者，彰其美；为之后者，传其盛”，犹非我翁之初心也。翁精岐黄，余尝承翁教。祠成，属序于余。余不敢以不文辞。

光绪三十二年秋吉聘进士翰林院庶吉士、同邑晚生沙元炳偕康氏拜撰这篇未曾录入《志颐堂诗文集》的文章，相比笔者所见诸家谱中的沙元炳作品，更为重要。

其一，“迄咸丰中，发逆犯江南，逃亡民庶遍流扬泰间，而寄居康氏祠者甚多。”短短一句记述，无意中佐证了太平天国运动（清军称之为“发逆”）时期，大量江南人士逃往泰兴、如皋等地。康氏最初是从苏州迁至泰兴南沙，因此那座帮助过许多亡民的康氏祠堂，正位于泰兴南沙。

其二，谱中还有记载，南沙康氏修缮宗祠时间为光绪元年。因此文中“今上元年”，即光绪元年康韶舞提出修缮

祠堂，后获得成功。何故三十二年后，沙元炳乐意为此事作序？序中最后一句说得明明白白：康韶舞精通中医，曾经将技艺传授给沙元炳。岁进士李国华（藻香）作有《韶舞公传》，秀才徐树人撰有《儒医绍舞公传》，均录入家谱。据两文记载，沙元炳的恩师康韶舞又名：绍衡、庚亮、绍美、绍舞。他从小喜爱读书，读到《宋史》中范仲淹的名句：不为良相，当作良医，恍然大悟。从此，康韶舞仔细阅读《金匱》《灵素》以及诸子百家中的医学相关书籍。他还拜入于镜塘门下，获得赏识。日后，康韶舞在疫情中救治大量病人。康韶舞的儿子继禧、继经及孙子省荣，都成为地方名医。李国华曾聆听他谈论中医，认为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，微乎其微。康氏作为医学世家，沙元炳选择向康韶舞求教，可谓最佳选择。关键从序言及相关文章中不难看出沙元炳的医学传承关系：于镜塘传康韶舞，康韶舞传沙元炳。